

建军节，想起父亲

■金伟忠

又到一年建军节，窗外蝉声如沸，我又想起军人父亲的身影。

父亲出生在竹山县西部乡镇一个贫瘠的小山村，奶奶早逝，撒下三个儿子。爷爷带着大伯、父亲、幺叔兄弟三人，既当爹又当娘，过着日出同作、日落同息的生活，辛辛苦苦地把父亲兄弟三人养大成人。
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家家户户都不富裕，父亲家尤其贫寒。为了一家人早日过上好日子，大伯成家后，爷爷就想尽办法，让父亲参军，成为一名野战部队的军人。他那枚军功章，便成了家中最明亮的一点星斗，为门楣添了荣光。

三年兵役后，父亲光荣退伍归来，与母亲成婚。很快，我们姐弟三人相继出世。父亲转业到当时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。然而，命运却在建设工地上对父亲突施重手。

由于工友操作失当，导致父亲从三楼坠下，幸好是跌落在一楼摆放的一些保温物资上，性命无虞，但腰部受了重伤。住院治疗几个月后，父亲康复出院了，只是腰部添了道明显的疤痕。但他肩上却依旧扛着养家糊口的责任，在企业工作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。

后来，为了照顾我们家“半工半农”的家庭，父亲申请调回竹山县公路段工作被批准。家近了，归家的足音也密了。每到周末，父亲骑车从工作单位返家后，便立刻挽起袖子，帮母亲料理家务，下田劳作，照顾年迈的爷爷，拉扯我们姐弟三人。仿佛总有一架无形的时钟在身后催赶着他，脚步匆匆，却走得格外踏实。

1996年，父亲光荣退休，然而他那军人的筋骨与心性却并未放下。父亲一如既往地操持着家事，还总爱热心帮衬左邻右舍。由于职业原因，家门那条泥土公路，成了他无声的战场。父亲凭着在公路段工作多年的经验，默默承担起了家门附近两公里道路的养护任务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天晨光微露时，父亲总会早早起床，佝偻着腰身清理马路边沟、除掉杂草；暮色渐浓后，他在道路上填补坑槽、清扫路面。泥土和汗水裹住他的裤腿，风雨烈日染黑了他的脸庞，可他从不抱怨苦和累。有人探问缘由，父亲总会淡淡一笑，随即低头又挥动起铁锹——那微驼的脊背下，仿佛依旧绷着当年行军的姿态。

邻居每每走过那段平坦的公路，便笑着称道：“老班长把路修得这么好，我们走着就舒坦！”他听见了，只是露出些笑意，随即又埋头于手中的活计。原来军魂未必要在沙场激荡，亦能在尘埃里扎根，默默铺展于众人脚下。

而今，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。建军节到来之际，我又想起父亲养路时的身影：他俯身于泥土之中，仿佛以整个余生修补着岁月留给生活的坑洼。

父亲经常对我们讲，军人保家卫国是本分，怕死就不要当兵。他教导我们，无论是在工作或者生活上，都应“站如松、坐如钟、行如风”，时刻警醒自己，坚守初心使命。

作者单位：湖北交投鄂西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

戎装缘

■何宏江

我曾两度身披戎装。1994年至1996年，我在武警郟阳地区支队（后合并为十堰市支队）服役。退役后，我考入湖北省人民武装学校，再圆了一次军装梦。

那段穿军装的岁月，是终生难忘的时光，始终让人怀着敬畏。

戎装虽卸，初心不改。日前，老战友肖卫国来电问候，家长里短、健康人生，话语间满是温暖。这位仙桃籍老战友，1995年2月与另一位战友从武警神农架林区中队赴十堰市支队执行任务时，途中遭遇交通事故，二人奋力抢救20余人，荣立二等功，被授予“见义勇为先进分子”荣誉称号，后来考入军校提干。三十多年过去，他至今珍藏着当年报道此事的《湖北日报》与《解放军报》。

那年正是我入伍第一年，他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，让我视他为榜样，暗暗立下在岗位建功立业的目标。

2013年，宜昌地区的战友们组织“重走军营路”回部队探访，肖卫国热情接待了我们，讲述部队这些年的变化与发展，鼓励我们在地方继续发光发热。那是我和他首次见面，却自然亲切得像交往多年的老友。

与肖卫国同一年入伍的肖保国，是湖南洞口县人，1996年4月17日，在神农架松柏到十堰途中时，目睹一辆车翻入河中，他毫不犹豫跃入水中，成功救出车上7名伤员。事发当天，身为支队政治处宣传股新闻报导员的迅速采写了消息，次日便见诸十堰市各报端。

1996年8月初，肖保国探亲归队。8月12日，支队收到他老家邻近的邻溪村寄来的感谢信——原来他探亲途中尚未到家，便在邻溪村带领民兵参与抗洪抢险，救出了许多村民。我依据这封信采访了当事人，电话联系了该村的干部群众，还通过当地宣传部门核实情况，采写了新闻《特殊探亲假》，于8月18日的《十堰晚报》刊发，引起广泛关注，肖保国也因此受到部队嘉奖。

这本是我分内的工作，肖保国却始终惦记挂于心，待我格外亲近。我退伍后，他时常来电交流，在我生病时更是悉心安慰。前几天，我给他发去当年报道他事迹的新闻报样与我们的合影。三十多年前的物件还能再见，他惊喜万分。

如今，战友们除了日常相聚，每年八一建军节的聚会已成“固定仪式”。今年八一，大家“预谋已久”，定下一个特别的过节方案——到我家来，不下馆子，不让我母亲操劳，大家动手做一顿饭，热热闹闹一起过节。

因戎装结缘的人生友谊，厚重踏实如陈年佳酿，亦如隽永诗篇，足以滋润一生。

作者系宜昌人，曾在武警十堰市支队服役。

我的军人情结

■彭翠萍

我对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这种感情，源于舅舅给我讲述的一段家史。

九岁那年春节，是母亲去世两年后，刚过门的继母带我去给我的叔外婆、舅舅拜年。叔外婆拉着我的手哭起来：“娃儿啊！真造孽！你娘六七岁就没了爹！你怎么六七岁，也没了娘哇！”

那天，当我有了和舅舅独处的机会时，我问他：“为什么我母亲六七岁就没了爹？”

当时舅舅坐在板凳上，旁边的收音机正在播放歌曲《南泥湾》。面对我没头没脑的问话，他低头不语。我小心翼翼地站立一旁，屏息敛声。舅舅思考了一会儿，咳嗽了一声，终于抬起了头。我看见他眼里泪光闪闪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。

我紧张得鼻子发酸，眼泪瞬间就下来了。舅舅伸手摸着我的额头，说：“别哭！你

外公是光荣的烈士，我给你讲讲家史吧！”

从舅舅的讲述中，我得知：外公是我党地下革命工作者，被捕牺牲时不到三十岁，那年母亲七岁、舅舅四岁。母亲和舅舅是在叔外公、叔外婆的照应下长大成人的。我这才知道，挂在舅舅家门外的“光荣烈属”的红色牌匾，是外公用生命换来的！

从那以后，我上学路上，总会特别留意谁家的大门外挂没挂“光荣军属”或“光荣烈属”的红色牌匾。

那时的我，最喜欢看的电影是《闪闪的红星》。上初中时，读到毛主席的诗《为女民兵题照》，“飒爽英姿五尺枪，曙光初照演兵场。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”使我萌发了当兵的梦想。

十八岁那年，经过乡政府门口，看到征兵告示，我就兴冲冲地去报名。负责征兵的人对我说：“把高中毕业证拿来吧！”我初中毕业就辍学了，哪来的高中毕业证？当兵的愿望因此破灭，成为我青年时代最大的遗憾。

我虽未能穿上那身梦寐以求的军装，但军人的精神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。我以自己的方式，传承这份对军人的敬仰与热爱。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镜潭路宜家天城

